

# 从“显灵”的变迁看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

——以辽南为例

张晓莹

**内容提要：**本文以辽南的妈祖信仰为对象，展示了妈祖“显灵”的变迁历程，关注了显灵的转变方式、方向：“显灵”的空间变化和神职功能转变使信仰获得生存合理性，“显灵”的道德指向和神灵存在形式转变使信仰获得生存合法性。

**关键词：**妈祖信仰 “显灵”方式 生存机制 辽南

**作者简介：**张晓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妈祖信仰能够历经千年不衰，有其独特的信仰生存机制。不论上层社会如何构建，对于妈祖信仰的实践者而言，妈祖的灵验功能，才是祭祀和崇拜的根本出发点；只有妈祖不断“显灵”，信仰才能获得在民间生存和延续的动力。那么，历史上妈祖以怎样的方式“显灵”呢？妈祖的“显灵”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显灵内容的指向有何改变？或者说，民众是怎样建构起妈祖的“灵验”经验，使得信仰得以继续繁盛？本文拟以辽南的妈祖信仰为个案，通过展示妈祖“显灵”方式的功能性变迁，探讨妈祖信仰的生存机制。

## 一

妈祖在辽南民间被称为“海神娘娘”、“娘娘”等。历史上，海神娘娘的主要功能是保佑船行平安。20世纪50年代以前，辽南的海船多为木制，以风帆为动力。在辽南的渔船上，一般不供奉海神娘娘神像，这是由于船只规模和装载能力的限制。据当地渔民回忆，通常十米长左右的渔船所携带的物资可供出海一个月左右使用，船上比较拥挤，一般在出海前后到庙宇中祭祀海神娘娘；但是出海一定携带香、纸，以便遭遇风浪的紧急关头时烧香、烧纸，祈求海神娘娘的保佑。与渔船不同，辽南从事海洋运输业的船只上往往有“流动的庙宇”，<sup>①</sup>供奉海神娘娘神像，从而成为海神娘娘信仰在不同地区间传播的重要途径。

尽管渔船、运输船上对海神娘娘的供奉方式不同，但是海神娘娘“显灵”的方式是相同的，辽南民众称之为“娘娘送灯”。这是海神娘娘最灵验之处，也是她与其他神灵显灵方式的最大区别。当行船人海上遇到风险时，海神娘娘即拜即灵，在船上施以光亮，直接救人于危难中，化解危机。刘馨山在《航海三难记》中记述了他在清光绪乙卯年（1879）行船遇难获妈祖救助的经历。<sup>②</sup>不难看出，在最紧要关头，人们认为最有效的解难方法就是求助于海神娘娘送灯引航。

目前，辽南尚有一部分80余岁健在的老人亲身经历过“娘娘送灯”。他们回忆，在海上遇到风浪时，要赶快烧香、烧纸、磕头、祷告，海神娘娘就会“送灯”。海神娘娘送灯与否以及送灯的位置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如果一炷香时间内海神娘娘没有送来“灯”，表示该船只能听天由命；如果送在

<sup>①</sup> 参见汪毅夫：《流动的庙宇与闽台海上的水神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05（2），第131-139页。

<sup>②</sup> 刘馨山：《航海三难记》，廖彭等修，宋抡元等纂：《庄河县志》，民国十年（1921），卷十二艺文。

桅杆上，表示船能够安全到岸；如果送在甲板高度的位置，表示船的处境危险，难逃厄运。<sup>①</sup>送与不送、送灯位置的区分，可以视为人们对海船能否获得神灵保佑、能否安全抵岸的变通解说。

其实，“娘娘送灯”不仅存在于历史上的辽南地区，早已广泛地存在于海上航行中。例如，郑和下西洋时，每遇风浪都要拜求妈祖。<sup>②</sup>科学解释则认为“灯”的出现是雷雨之际船身最高处释放电荷的原因。<sup>③</sup>正是由于海神娘娘不断“送灯”显灵、民众对“送灯”传说不断讲述，形成了以“灯”为核心象征的神圣空间，海神娘娘信仰得以在传统社会中获得了生存、延续的动力。

## 二

20世纪50年代以后，通讯技术普及大大降低了海难事故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海神娘娘信仰崇拜曾经处于低迷，再难见到“娘娘送灯”的场景，那些曾经广泛流传的娘娘送灯的传说也逐渐成为历史。海神娘娘“送灯”显灵的事迹逐渐演变为一种远离生活的、不可感知的故事，成为一种模式化、带有历史资源意义的民间叙事。传统社会海洋活动中为以“灯”为核心象征的神圣空间消失后，新的可感知的灵力展现空间围绕着海神娘娘雕像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辽南的海神娘娘信仰逐渐复兴，但是只有极少数地区重修了天后宫。直至80年代末，海神娘娘信仰依然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挤，庙宇的修建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控。1992年以后，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辽南多地兴修了海神娘娘雕像。这些雕像以乡镇建设标志物、旅游景点的名义存在。但是在当地人眼里，海神娘娘雕像是具有与庙宇中神像等同意义的神灵。雕像为海神娘娘显灵提供了空间，使海神娘娘的灵力有了新的依托。以下，笔者以在辽南Z岛实地调查获得的三件海神娘娘显灵事件进行说明。Z岛立有海神娘娘雕像，海神娘娘的灵力在雕像竖立之日起即开始呈现。

其一，海神娘娘雕像开光。2000年7月30日雕像塑成开光，开光的日期早已确定。但是开光前一天预报有暴雨，并且开光当天早上也大雨倾盆。但是在9点半，也就是距离开光仪式开始前的半个小时、客人到达、人群聚集时候，云彩渐淡，到10点时已经云开雾散，开光活动顺利进行，海神娘娘使宾客和村民免于受淋，使活动顺畅举行。

其二，海神娘娘保佑渔民节活动。Z岛为了经济发展、丰富人们生活，从2000年起，于每年8月上旬举办渔民节。举办第一届的那几天，在整个大连市范围内都在连续下雨，唯独Z岛没有下雨。人们说，是海神娘娘施了恩德，保佑Z岛人能办好节。

其三，海神娘娘舍身救岛。某年夏季的一天暴雨来临，雷电交加。雨停之后，人们发现海神娘娘的头被雷电击中滚落在地，雕像底座的大理石板四分五裂。但Z岛除了海神娘娘雕像毁坏之外，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人们认为是海神娘娘消灾解厄，不惜以身首异处的代价，来换得人们的安全和海岛的平安。在人们的私下交流中，还存在着隐秘的话语版本：政府修建海神娘娘雕像，但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把海神娘娘露天塑在了室外，风吹日晒雨淋，不成体统。尽管当地人也认同庙不好修的事实，但是仍然认为修建室外雕像是尊重神灵，神灵也必然会不满。因而，暴雨过后雕像破碎是海神娘娘对这种不尊重方式的回应。

① 作者于2009年8月至2010年3月间在辽南调查获知。

② 《通藩事迹记》，（明）钱谷辑：《吴郡文粹续集》卷二八。

③ 参见朱杰勤：《海神天妃的研究》，肖一平等编：《妈祖研究资料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这里暂不讨论海神娘娘显灵的真实性,而是将灵验事件作为一个文本加以审视,对海神娘娘的显灵方式和内容加以解释。上述三个事例呈现了以下两方面的转变:

第一,海神娘娘显灵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呈现了新的灵验空间,从而导致信仰功能的变迁。当传统的显灵时空消亡、显灵方式不适用时,信仰若需传承延续,就要寻找新的灵验时空。在民众对灵验事件不断地讲述中,妈祖信仰得到了强化,维持了继续传承动力。

第二,海神娘娘显灵的方向有所改变:显灵事件的发生,呈现了新的重心,围绕着海神娘娘的美德角度构建。历来,民众对妈祖的祭祀包含了两层含义:“崇德”与“报功”构成了妈祖信仰的双翼结构,对妈祖的祭祀兼有纪念性和诉求性。<sup>①</sup>也就是说,人们祭祀妈祖不仅在于实用的取向,也含有道德的取向。在传统社会中,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使辽南民众更为关注的是海神娘娘在危难时刻的实用功能;当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使信仰的生存受到排挤后,信仰的道德指向被强化,成为人们基于当下时空生产的、为自身信仰构建合法性的一种文化逻辑,尤其在民间信仰徘徊在封建迷信与文化之间、低俗与高雅之间,表现为一种不确定的位置之时,对神灵美德的称赞成为民众使其自身信仰延续生存的最有效策略。

### 三

在实地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目前已有6个与辽南的海神娘娘信仰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进入了省、市级保护名录。<sup>②</sup>笔者遇到了这样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能够扎制造型传统的“海灯”,但是当请他讲海神娘娘发生在当地的显灵、救难的传说时,他往往一语带过或避而不谈、转移话题。经过数次交往,这位传承人袒露了原因:以前盖的大庙很好,有钱、有势的人带头去拜;后来就被批成了“封建迷信”;现在又变成“遗产”了,说不定过两年以后还是什么。他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个小船灯给记者看看可以,可是那些与“迷信”相关的灵验传说还是不讲为妙。民众在国家话语的巨大框架下参与着信仰的生产,神灵的美德指向为信仰在这种话语系统下找到了最合适的身份延续。

尽管辽南的海神娘娘雕像并没有像河北范庄龙祖殿龙文化博物馆一样,以“双名制”<sup>③</sup>的形式存在,但是它确实具有双重身份:雕像是官方所展示的城镇建设的标志物和旅游点,也是民众心中真正的超自然力场所;而围绕这一新的神圣空间所构建的灵验事迹指向了海神娘娘的美德。人们通过新的神圣空间和显灵方式为自身的信仰构建合理性;通过建造雕像和强调神灵美德,使信仰在物理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中拥有了双重合法的身份。不论海神娘娘对地区的保佑和“美德”是真实还是虚构,这种显灵的方式都是对海神娘娘崇拜的一种建构,使信仰置于一种新的生存的逻辑之中,以新的机制延续。

(责任编辑 陈进国)

① 参见汪毅夫:《“崇德报功”与妈祖信仰的双翼结构》,《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第62-72页。

② 这6个项目分别是:省级非遗名录“旅顺放海灯习俗”,市级非遗名录“大连海神娘娘祭祀习俗”、“长海放海灯习俗”、“庄河放海灯习俗”、“普兰店放海灯习俗”,庄河“海神娘娘传说”。资料来源:大连市文化局。

③ 参见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1),第154-168页。